

本報內政部登記證京警平字第七二號
中華郵政登記證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正論

和平怎樣可以得到

鄭浩然

由外交觀點看北塔山事件

楊炳廷

英國教育新政策對於我國之借鏡

陳友松

三個經濟獻策的批判

陳壽琦

漫談官僚企業

鄭伯彬

資本主義之前途

望之

婦女界的派與系

雪生

杜聿明這個人

西敏

馮友蘭三兄妹

重山草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七月一日出版



正論

第五期目錄

和平怎樣可以得到……………鄭浩然

山外交觀點看北塔山事件……………楊炳廷

英國教育新政策對於我國之借鏡……………陳友松

三個經濟獻策的批判……………陳壽琦

漫談官僚企業……………鄭伯彬

資本主義之前途……………望之

婦女界的派與系……………雪生

杜幸明這個人……………西敏

馮友蘭三兄妹……………重山草

新疆血淚碑……………餘生

記北大的初期女生……………顏夷

面對新的危機

編者

今天已面臨九一八後未有的嚴重危機了。

一個多月前，全國高喊着反「內戰」的口號，爲了這口號，曾掀起澎湃熱烈的學潮，但到今天，這所要反「內戰」早已超出「內戰」的範圍，而染上濃厚的國際色彩了。日本的戰俘，韓國的共軍，外蒙的軍隊，都已相率開入東北，與中共比肩作戰，最近政府並宣稱蘇聯在東北公開支持中共反攻，足見問題的嚴重。這自然會有人懷疑是政府的宣傳，而不肯全信，但無論真象如何，已足見這事情已發展成爲一個國際問題了。在這種局面下，我們遇到了新的危機，而這新的危機却遠比九一八時爲嚴重。

「九一八」雖是國際事件，但其關係却較簡單。那時我們全國上下，對日態度是一致的，縱使有少數敗類，也不敢明目張胆有所主張。但十六年後的今日，國際情形却已大爲複雜，今日東北的事件，是中國人自己一手造成的。假如事態惡化下去，我們不僅要成爲西班牙第二，並且會由此掀起世界的第三次大戰，那末中國淪爲國際戰場，人民塗炭，破壞犧牲，其慘況實在不堪想像了。

不過這種危機我們還可設法避免，只要全國團結可以不作西班牙，只要上下協力，悉心應付，也可以使第三次大戰不在中國爆發。這一切都非不可解救的。而現在危機最爲嚴重的，便是是非不明，國家意識的消沉。九一八時，正邪分明，敵我判然，大家一致擁戴國家，敵視日本，凡是親顧事仇違反國家民族利益的，便一定受人譴責，不容於輿論。在這種一致公認的是非下面，終於團結了全國的意志，釀造成蓬勃的抗戰力量，而獲得最後的勝利。但在今日却缺乏了這樣一個強有力的公共是非。缺乏這樣一個強烈的愛國情緒，今日在外部羽翼下和政府作戰的，已不受到國人的憤慨和斥責，甚至，還受到一部份人的謳歌，這種觀念使大家奮鬥的意志分散紊亂，自相攻訐，造成了「西班牙主義」的理論基礎。而使大家不能協力同心，共同應付危局，這正是當前最嚴重的危機。

現在我們全國上下，必須認清當前的局勢，已危及到國家的命運，我們必須重新振奮，鞭策政府協力渡過難關。大家或許對時局苦悶或許對政府不滿，但絕不可因此而遷怒「國家」忽視國家的利益。須知政府可能是某黨某派的，但國家是我們人民的。唯有我們明辨是非發揮愛國情熱一致團結奮鬥，然後才能共挽危局。

和平怎樣可以得到？

鄭浩然



由于戰亂的繼續前進，而通貨膨脹，生產萎縮，而物價飛騰，民生凋敝，推其原因，均在國內不能和平。於是呼籲和平者有之，主張立即停戰者有之，反饑饉內戰者有之，綜其方式，不外欲以武力求和平，或則欲以協商求和平，其企求和平一也，其難以達到和平亦一也。

武力戡亂，本非良策，然翻閱五千年歷史，唐虞而外，所以平定天下者，莫非武力是賴，此止戈所以為武也。故以武力求和平，雖似夫太不仁，然在歷史上尚不無根據。至于協商的平坦大道，與夫反內戰的熱烈呼聲，其用意不外欲以和平達到和平，這是人民的希望，當亦非政府所反對，但是，戰爭是變方的，一方停戰，他方動手，欲求和平能乎？

今日的問題，不是要和平，而是要如何方可以得到和平，不在停戰，而在如何方可以不戰，問題的中心既在怎樣才能得到和平？則愛好和平者，似應注意到左列各問題，或可以發見一些和平的途徑。

- 一曰：共方何以敢于長篇作戰？
 - 二曰：共區民衆何以能與共軍同進退？（當然非全部的）
 - 三曰：共方何以能在政府地區煽動？
 - 四曰：共區民軍，何以肯為共方效死力？（當然也有例外）
- 問題很複雜，決非片言可以解決者，但一思及共黨爲什麼不向英美進攻，甚至亦難在戰敗的日本謀出路，便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即「物必有腐而後虫生之，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是也。
- 無論在軍事上，或政治經濟上，社會組織上，集中全力，進攻某一弱點，蘇俄的作風如是，中共亦是如此。當局果能克服本身弱點，而努力以促其改善，則物不朽而虫不生，和平之局，未必無望。什麼是今日的弱點呢？擇其要者，至少有左列各項：
- (一) 政府區物價（尤其糧食）一漲再漲，漸至無日不漲，良民確實無法生存。（此爲任何人所不能忍受者）。
 - (二) 貪污盛行，怨聲載道，失掉一般青年的信仰。（這是國民黨當年成功的因素）。

(三) 荒淫奢侈，貧富生活過於懸殊，常與共方以口實。（這是必然的，請看英國皇室與平民有多大差別）。

(四) 奸商貪官，壟斷市場，造成勢利萬能的惡環境。（無貪官，便無奸商）。

(五) 腐敗頹廢，自私苟安，一切政令，無法推進。（說空話而不兌現，是失民心的主因）。

(六) 缺乏革命勇氣，不能爲積極的改革，因循敷衍，踏襲清末的惡習）。

(七) 訓政工作失敗，農民毫無組織團結力，容易被人欺騙把持。

(八) 民衆無知，農工困苦，既不能辨別是非，而又無抵抗的實力。（如訓練之類）。

(九) 知識階級大半集中都市，農村缺乏領導人物。

(十) 政務不公開，不能獲得多數人民的擁護。

(十一) 各地豪劣多年的專橫，致使愚民同情於中共。

(十二) 苛捐雜稅，窮困失望，驅人民走入歧途。

以上數端，僅舉其舉大者，倘在可能範圍內，予以積極的改革，整肅政治，挽回民心，條件既備，乃可以談和平而得到和平，所謂條件者何？我們以爲至少應注意左列各點：

(一) 必須國營或市營日用品，（尤其糧食），使平民生活，不受壓迫，民衆憤怒，強者從而乖險，和平未易言也。（增加生產，獎勵儲蓄節約消費，禁絕奢侈，以厚利吸收遊資，必需品國營，禁止奢侈品輸入，是必須實行而不必在考慮的）。

(二) 選賢任能，根絕貪污，務使政治清明，人心歸向，得民者昌，失民者敗，東西古今無二。

(三) 勵行勤儉，嚴禁奢逸，使四民生活，漸趨平準，何必鬥爭清算而後快。（最好學學英國）。

(四) 減輕苛捐雜稅；重課富室豪商，分配調和，則不必共，亦無需共矣。（大學生強半公費，小學生須負擔學雜費一二十萬，國大生白飯四菜一湯，私大生粗糧鹹菜吃不飽，分配不均，政策失宜，教育界如此，其

由外交觀點看北塔山事件

楊炳廷

北塔山事件是外國軍隊侵入我國邊疆的事件。一國的邊疆被他國武裝進犯，應付之道，無非以外交方式解決，或訴諸戰爭。事實上沒有一個國家在邊疆被人侵犯時，不經過外交步驟，立即採取戰爭手段。多數國家在遇到這種事實時，不擬或不能訴諸戰爭，當然祇有循外交途徑解決。

北塔山事件的消息發表以後，蔣主席立即召見國防部長白崇禧有所垂詢，立法院會議及行政院會議分別請國防和外交兩部長出席報告，國大代表聯誼會，各地民意機關和文化團體，紛紛通電表示憤慨，要求政府護衛疆土，一時空氣極極緊張。但外交部王世杰部長在立法院會議上說得很肯定，就是：「吾人唯有循外交途徑，求合理之解決」。

所謂「循外交途徑，求合理之解決」，其具體作法應該什麼呢？要明瞭這一問題，首先須由外交觀點上，把北塔山事件的事實重點分析清楚。

根據各方的報道和推測，有的說北塔山事件可能由於新疆的民族糾紛，一方引入外力，打擊他方；也有的說由阿爾泰山區藏獍豐富，因而招致了外蒙的覬覦；更有的說是蘇聯意在以行動試探各大國色招美其在內對此種事件之態度。但是，這些報道和推測，僅具參考作用，由外交觀點上看，祇能着重外蒙軍隊侵入我國邊疆的事實。外交上的任何表示，必須在法理上完全站得住，一切雖有關連但並不十分顯明具體的事件，固然也需注意，但不能貿然提出，以免貽人口實，反而增加外交上的困難。至於蘇聯標誌飛機掩護外蒙軍隊，在我陣地投彈一節，必須信而有徵，祇能見諸外交文件，所以關於這一層，首先蒐集一切可以取信於人的直接間接的證據，是必要的。

我們的外交當局處置如何呢？

北塔山的戰事發生於六月五日至八日，到九日及十日中央社的迪化電訊總發出這一消息，十一日纔公諸報端。據王外長在立法院會議上稱，電訊遲延的原因，是因為地方當局先報告迪化，迪化方面再報告中央。另據中央社迪化十四日電稱：因北塔山電台為入侵飛機炸燬，數日未能通報，直至十四日晨迪化軍事當局接獲前方的詳細報告。但是我國外交部都已于十一日電令駐蘇大使傅秉常向蘇聯政府，首經由外蒙駐莫斯科公使向外蒙政府分別提出嚴重抗議（因為我國與蒙尚未互派使節）。這兩件抗議書的內容，外交部始終未曾宣佈。不論抗議書怎樣指託，外交外局在迪化軍事當局未獲前方詳細報告以前，就根據初步報告，分向蘇蒙發出抗議，實在不免操切一點。我國官署的公文素來是以遲緩著稱的，但這一次却矯枉過正了。

北塔山軍會在在外蒙軍遺屍中，得到文件，地圖，照片，勳章等，足為蒙軍入侵鐵證。但這是十四日的詳細報告中纔有的。除非外交部事先另得有較詳盡的報告，否則對外蒙的抗議書中，恐怕不易舉出足以使蒙方折服的論證。而外交部所得報告，會較迪化軍事當局所傳的更詳細更迅速，是很難想像的事。

至於蘇聯標誌飛機掩護蒙軍，向我陣地投彈一節，迪化軍事當局似乎還沒有提供直接間接的有力證據。我們當然不願懷疑北塔山守軍的報告，但是我們知道蘇聯飛機和外蒙飛機標誌是很類似的，北塔山守軍並不是水準很高的現代化部隊，僅憑這些勇士們的辨認，因可取信於國人，恐怕很難取信於對方和第三者。初步報告是蘇聯標誌飛機四架，後來的詳細報告更正為五架，計算

他可知。

(五) 選擇刻苦耐勞之優秀青年，深入農村，領導民衆，教之撫之，改善其環境，減少其傾軋，地方自易安定。(農村有辦法，則一切有辦法，把握農村，乃可以言和平)。

(六) 普及民衆教育，注入政治經濟的常識，以便推行真正民主，而增高平民的辨別力。

(七) 順從多數民意，當做者必做，應改者必改，自欺欺人，一並失信於民，殆矣！

(八) 尊重法治，政務公開，一切困難問題，儘可坦白坦訴諸全國，自易得到大眾擁護，而見諒於人民。(統治階級必須做到公正廉潔守法，始能領導人民的資格)。

(九) 排除私利，犧牲偏見，接受批評，把握時機，行爲不可過激烈，思想却不宜落伍，政治自由，經濟平等，自能於極困難中找到光明的出路。(應樹立非蘇非美，亦美亦蘇的獨立國策)。

(十) 參酌共方參軍擴軍建軍及其土地政策的優點，調和損益，擇其所長，去其所短，因勢利導，亦可轉禍爲福。(共方亦自有其作風，未可輕視)。

或曰：一方燒殺，一方貪污，半斤八兩，無所謂重，無所謂輕，其實燒殺破壞，外傷也，貪污廢廢，內傷也，內外夾攻，共方必欲拖倒政府而後已，和平安可期。然則怎樣才可以得到和平呢？政府宜深切注意上述各項，而主動的，積極的，銳進的，恢復三十年前革命黨的朝氣，硬幹！苦幹！制人而不被制於人，革人而不被革於人，則協商可，戡亂亦無不可，和平之局，操之在亡，斯爲策之最上者，否則彼此協商固無望，縱軍事成功，亦難保長治久安，而況未必盡然乎？



架數做且有誤，辨認標誌誰敢說一定信而有徵？依常情說，蘇聯標誌飛機參加此役，當然可能。但是，如前所述，外交上的表示，必須是在法理上站得住的。

我外交部發出抗議後，情形很不圓滿。直到二十一日為止，蘇聯和外蒙都不會正式提出答覆。蘇方新聞發佈機構塔斯社並于十四日奉命否認蘇機曾參與北塔山之役。外蒙外長更於十六日經由莫斯科電台廣播，非但不承認蒙軍武裝犯我邊疆，並且反指我軍曾侵入外蒙境界。這可以說是蘇蒙兩方對我國的非正式答覆。我新聞局長董顯先於十八日代表政府聲明北塔山為中國領土，以駁斥蒙方所稱我國軍隊曾侵入外蒙境界的謠言。北塔山屬於中國，有國籍可以證明，所以我政府能予以嚴正駁斥。但外交部或新聞局或中央社，都沒有對塔斯社否認蘇機參與北塔山之役一節加以辯正，却是大可注意的事。如是說我方迄今未獲有關蘇機出動的有力證據，所以尚不便糾正塔斯社的聲明，大概不致十分錯誤。

蘇聯政府和外蒙政府對於我國政府所提出的正式抗議遲遲不覆，實在是令人難以忍耐的輕慢態度。我國國際地位和國力未受蘇蒙重視，是他們敢於如此揚長不睬的主因，但我外交部的抗議書措之過急，所提證據不夠充分，當也是招致輕慢的原因之一。

北塔事件發生以後，蘇駐南京大使彼得羅夫非但不曾作任何表示，並且以醫治胃病為藉口，於二十日離京經迪化返國。這一舉在外交上是非常不友好的表示，等於說明中蘇間正常外交往來已

，至少已暫時陷于無可為的地步，所以他回國了，可斷言其最近不會返任。依外交慣例，我駐莫斯科大使，也難于單獨久留不去，如果情形不能在短期內好轉，傅秉常大使恐怕也得暫時回國。這當然並不是邦交的中斷，大使以下的館員當然還互相繼續留駐，那不過徒具保持邦交的形式而已。

另一使人氣短的事實，是北塔山事件發生後，各大國的反響幾乎等于沒有。最可注意的是美國。國務院一直保持緘默，馬歇爾在記者招待會上答問，僅稱這種邊境衝突是常有的事。美國報紙也只有很少幾家作並不熱烈的評論，所載消息也註明是根據中央社訊。美國朝野這種輕描淡寫的態度，是大出一般人意外的。以美蘇到處對立情形而論，如果說美國對蘇蒙在新疆的行動竟會不注意，當然是不明事理的看法。但是儘管我國當局屢次聲明北塔山事件非普通邊境衝突，而美國政府却還是有或無意的把這一事件看作普通衝突。對於蘇機出動的消息，美國也從不正面的表示相信。

這樣一來，我國在外交上就處於極不利的地位了。起初聲勢頗不在小的北塔山事件，既然不能引起關係國家的注意，祇有無可奈何的視作地方事件謀取解決，而不讓它擴大。事實上，北塔山戰事也並未擴大。據董顯光局長發表，國防部自十五日以後，即未獲該地戰事的新報告，衝突早已停止了。

從外交觀點上看，我國對於北塔山事件的措辭，可以說是一個徹底的失敗。外蒙軍隊侵我邊

疆，我們就該在獲得詳細報告和有力證據之後，單獨以外蒙為對象，提出嚴重抗議。儘管蘇蒙關係，人盡可知，但在未先獲其他友邦支持以前，輕率的把蘇聯拉在事件裏面，以致抗議選出後，一直得不到對方的正式答覆，也一直得不到第三國的有利反響，豈不失盡體面和尊嚴？縱使我們確知蘇機參與此役，在外交上未佈置停當以前，也祇能暫稱為國籍不明飛機。既已認定有蘇機出動，而於塔斯社發出否認的聲明之後，又不能加以有力駁斥，豈不貽虎頭蛇尾之譏？

外交當局是有其苦衷的。這次參政會上，若干參政員猛烈反擊王外長，指摘其對蘇外交軟弱，甚至參政員潘朝英、謝明霄等公然主張發動反蘇運動，以阻止中蘇友好條約，一時勢派很大，王外長大感應付之苦。這次北塔山事件發生後，便過於迅速的向外蒙甚至蘇聯提出嚴重抗議，可以說是若干參政員的反蘇壓力之下演出來的。但却不幸此路不通，大有進退失據之勢。平心而論，王外長是很好的外交部長，這此處理北塔山事件的失敗，是被別人擠到這種地步的。

像北塔山事件之類的問題，對是以正常外交方式覓取妥協吧！蘇聯這個國家，誠然有許多使我們不愉快之舉，但以今日我國國內情形而論，涉及蘇聯的問題，還是大事化小為妙。希望美國之類的國家，在像北塔山事件的問題中，拔刀助我至少目前是不可能的。忘其刺激美蘇，以期在兩大相爭的夾縫中找出路，更是愚蠢之至。



英國教育新政策對於我國之借鏡

陳友松

戰後的中國欲爲四強之一，至少要趕上英國的教育，特別是要學習他們對教育的大刀闊斧的改革精神，當新教育議案正震驚全世界的時候，英國已實施強迫教育七十四年了。除了英蘇以外，英國教育的普及和程度，是罕有國家能趕得上的。最近統計，英國本部有人口四千一百萬，據英教育部海耳氏一九四〇年報告，其中有八百萬是學生，約佔全人口百分之二十四。而我國人至少還有三分之一的成年是文盲英國的學齡兒童，已全部在上學。連幼稚生共六百萬人。我國則至少還有百分之四十的兒童還沒有上學的機會，英國十一歲至十八歲左右的少年，約有百分之十七是全日制或在中等學校上學，我國則僅有百分之三在上學。英國有大學生八萬人，再加上八萬局部上大學的學生共十六萬，每十萬人口有大學生四百人，我國則每十萬人口僅有大學生三十人，一切都是瞠乎其後。其重要原因之一可從教育經費看出，英國的全部公共教育經費每年約一萬萬一千五百萬磅約佔政府稅收百分之十二，佔國民所得百分之三強，我國的教費在戰前每人口擔負五角，約佔國民所得估計數百分之一強，若根據楊西孟先生估計的所得，則戰時的全部教費，不過佔國民所得的萬分之五弱而已。

但是英國人並不以此而自滿，無疑地英國教育以理想來衡量是有許多缺點的，他們不因爲軍事第一戰費浩繁而犧牲教育。戰時的英國教育，不但沒有停頓，而且能將中小學教育維持戰前的品質水準。英國小學生每班在平時不得超過三十人，每週在校修學仍不少於二十七小時，在戰時仍未管降低此種品質水準，我國則每班學生多至六七十人，這是品質降低的重要原因之一，英國小學生比戰前反增加了百分之十。中學生增加了百分之三。原因是英國人重視教育有如生命，去年三月，邱吉爾首相曾經發表了一段舉世注意的言論，他說「無論是戰時平時將來的世界是屬於有高度教育的種族」因此他們毅然決然提出了新教育議案。這是一個空前的擴大而充實的完整計劃，已有大刀闊斧的改革。倫敦大學教授鄧特說「英國的教育非這樣前進是不行的，如果讓現在所謂教育制度顛覆下去，數十年

後我們便會停止做偉大的國家，這是理應如此勢所必然的。」這樣的雄圖，是一件犧牲的事，請看英國人是怎樣爲教育犧牲吧根據訪英團王雲五先生在他的大著戰時英國所說「英國人民節衣縮食爲國忘私的精神實值得我們無上的敬服」他們不論貧富爲了戰費負擔，平心把全部收入百分之五十八貢獻了國家，雖遭空前浩劫與困難，還有餘力要維持一個新的空前的民主的教育制度。

這新教育政策的內容，可以見於一九四三年七月在下議院熱烈討論的白皮書，和當年教育大臣白特勒所提出的新教育議案二文件。鄧特教授說這是英國有史以來最偉大最重要的教育進展，而且有些部份是帶革命性的，最值得我國注意的可歸納爲下列數點：

一、教育行政組織合理化，走上均權原則之路，我們知道英國過去的教育行政是極端地方分權的。讓三百一十五個小區域的地方當局各自爲政，弄得零亂無章，中央教育部實名爲教育董事會，只有建議，視察，和分配補助的權力，從今以後則可以對地方當局下命令，管理，監督，統籌全國的教育了。承認教育是國家的責任，地方不過代理執行罷了。改組並擴大那些偏小的地方教育行政區，使教育有機會易於平等但地方的自治與自動精神仍不摧毀還有許多因地制宜的權限，其着眼是在救其偏弊，我國所取法的，是救我們的偏弊，即是過度的中央集權，而且縣區的單位省區的單位亦有調整的必要。

二、教育平等機會的擴大

- 1 強迫教育的終止年限，由十四歲延長至十五歲，預定在一九四五年實行，並將延長至十六歲。
- 2 免費的限度包括三至十八歲，所有的學校機關中等學校除特殊例外一律免費公家供給小學生的午餐和牛奶並有權供給衣服。
- 3 十五歲至十八歲之少年，其未入學者一律強迫其受局部的教育於三種免費的機關：甲、少年學院，乙、工商美術等職業學校，丙、文

化及娛樂等休閒教育機體。

4 學前教育之擴充，大量設立育嬰學校幼稚班但不強迫。

5 特殊教育之重視，凡身心有缺陷之兒童五至十六歲（以前是七至十一歲）一律強迫其受教育，有特殊學校及保護治療等設備。

6 打破了雙軌的學制，以前的英國學制是雙軌的有階級性的。有錢人子弟進私立的或半私立的學校，尤其是中學階段，統治階級進公立大學，新議案在此點上做了最大的妥協工夫使全國學制納入一個民主的單一軌道。

三、教育經費加倍，這一番大規模的擴充是需要大量經費的，他們說「我們不化這一筆經費是不合算的，」估計要每年增加八千萬鎊的負擔他們準備逐漸實行，直到強迫教育延長到十六歲，目前中央擔負教費百分之四九·三六，預計要增至百分之六四，其餘百分之三十六由地方負擔。

四、教育內容之全人化與生活化，所謂全人化者是說人格的全部德，智，體「計」群，美聖都要講和發展，這在新議案中第七第八兩條可以看出，在師資計劃中也可以看出而且可見一九三九年之史彭士報告書，已經全國專家有精詳的建議了，新議案中新增的特點，是迎合全國人士的公意注意宗教教育，換言之英國新教育將以精神道德為骨幹學校裏宗教是自由的，但非傳統的宗教教育了。

五、世界公民之養成，這一個政策雖不見於新議案中但英國教育當局會竭力提倡過一九四三年三月，英國倫敦國際會議和英國世界公民協進會曾經有正式的決議，對於戰後世界教育提出三大主張：（一）設立國際教育組織，（二）復興淪陷國家教育，（三）軸心國家之再教育，公民教育協進會的主席基爾柏麥利說「其目的在整個教育制度內促進一切民族間之相互了解，和平合作與善意之研究與教學，以達到世界大同之終極目標。」

總之，英國新教育政策是全民化，全人化，全生化，世界化了，但仍未做到計劃的全盤化，這一點我們從蘇聯學習，我們從英國學習的，可於上述五點求之，所以對中國欲為四強之一，至少要趕上英國。

記北大的初期女生

西庚

北大的開放女禁最早的一個學府。大概在五四運動以後就准許女生旁聽。第一位女同學是誰，我不能道其名，而在入學的時候則已有奚徵和楊壽鑾二人。奚小姐身材高大戴着一副近視鏡子，彬彬然有女學士風。楊小姐身材瘦削，短褂長裙，而上充滿書卷氣，她倆的班級都比我早好幾年，而在她們與我們中間的科系裏則似乎女生絕少。直到我們那一年纔正式招收了五六位女生。

我們同年級甲部（理預）女同學較少，其中何肇華是成績最好的一位，每試必列前茅。乙部（文預）女同學較多，最漂亮的是韓權華，長身玉立，灑然出塵，與韓分班的是張挹蘭，兩人上下課幾乎是形影不離，宛然姊妹。分到另一班的則為徐德瑞，張端瑛，此外則記不起姓名了。

何肇華徐德瑞都讀完北大本科，張挹蘭則於十五年春與李大釗一案被捕，作了政治的犧牲。韓權華未久即轉入女師大。一件「廁所文學」公案使着她不及完成北大的學程。當時「東方時報」有一張半新不舊的副刊，北大同學常常投稿。現在已成名的地質家裴文中以「明華」的筆名寫了一篇「報告文學」在東方副刊上發表，男主角是北大教授楊棟林，女主角就是韓小姐，文章刊出後在校內頗引起一些騷動，大家全在交頭接耳的談論那件事情，韓小姐有口說不清了，便由她的姐文寫了一篇義正詞嚴攻擊楊棟林的文章，「壓迫」孫伏園在北京晨報副刊發表。結果把楊棟林趕走北大，韓權華後來也到女師大讀書，從文學轉入音樂系。畢業之後，即由河北教育廳保送官費留美。在美居住七八年，曾與一位總領事談戀愛，因為使君有婦，回國來總嫁了衛立煌將軍。這次他們出洋考察，我看到他倆在碼頭上的合影，一別二十年，無情的流光把一位少女刻劃上衰老的線紋。然而他體會到另一方面的人生，誰也不能說她要把青春作踐！

我們英文系裏有一位名叫周敦的旁聽生，她似乎很得風氣之先，在民國十五年就大膽的把頭髮剪得很短，絲絲下垂，長遠眉際正像今天的初小的女生。她讀了兩年，不輕易同人談一句話，大家只是在上課時目迎之而來，下課時目送之而去而已。

我們下一班的女同學數目便大見加增，目前活躍於社會的有譚慕愚（楊吾），彭道貞等。其他如謝佐亞，錢卓升，劉尊一等，久已不知消息了。



三個經濟獻策的批判

陳壽琦



(一)

中國經濟上病症，愈來愈沉重，因而「大夫」們所開出的「處方」也特別的多。有些處方，政治性藥劑太多，當局不願服用。有些處方，雖然是些經濟性藥劑，並且是過去現在人家服用都會見過效的，但藥劑一到中國，就變了質，走了藥性，反而愈服愈糟。病來得越重，當局越發束手無策了。於是一部份「大夫」又在絞盡腦汁，繼續開出新的處方。並且強調這些藥劑都是經濟性的，學經濟的人應該就經濟言經濟。在這種標榜之下，我們發現了三個處方。一個是「發行臨時性法幣」；一個是「發行物價指數庫券」，一個是「不怕漲而怕漲得不均」的主張。這些處方，都是出於經濟專家的手筆，自有其高深的構思與理論的根據，說起來當然都是頭頭是道，洋洋灑灑的。可是這些處方，病人服用之後，真的能見效嗎？請讓我們加以分析。

(二)

第一個處方——發行臨時性法幣，是劉大中教授所提出的。在經濟評論第一期中有他一篇「論根治目前經濟危機的方策」很長的論文，闡述他那種頗為新穎的見解。劉氏認為「目前我們經濟危機的主要原因，是游資的充斥，和政府收支的不能平衡。所以封凍游資和用直接稅去彌補政府收支的不足，是徹底解決目前危機的根本方法，問題是在如何能防止企業和人民的逃避企圖，實際上達到封凍游資和推行所得稅的目標，因為要更換新幣，游資就不能不被迫出現；因為在「永久性法幣」發行以前，有兩次三次「臨時性法幣」分期發行各企業很難虛報各期內收支數目，逃避所得稅的企圖就很難達到」。在這種認識下，劉氏舉出方策十二條，就經濟言經濟，就方案言方案，確是一串相當周密，切中時弊的方策。又是，假如就實踐上來看，方案本身似乎未能顧到綜錯複雜的國情。使人有「閉戶造車，出不合轍」之感。

劉氏首先把游資充斥和政府收支失衡認為是經濟危機最主要的原因，這自沒有什麼錯誤。但他同時又指出平抑內戰是更根本更重要的政府條件，這分明有很大的矛盾。既然平抑內戰是更根本更重要的條件，那便不能承認封凍游資，推建所得稅是「一勞永逸」的「根治」方策。因為在內戰

進行局面下，縱使政府能夠將游資一網打盡，也無法用之於生產；並且游資是政府一手造成的，有了繼續擴大的內戰，勢必造成更多的游資，所發行的「臨時性法幣」很可能又變成舊法幣第二，照過去政府收兌偽幣的實例，法幣的購買力很快地便跌到偽幣之下，每三個月發行臨時性法幣一次，在這期間內，臨時性法幣必變成舊法幣無疑。如此循環不已，莫說發行兩三次，即使發行十次八次，也是於事無濟的。並且，處此鈔券困難，印刷成本日高的現在，即製臨時性法幣的成本，一定也相當可觀，將繼續增加用行開支，而解決不了問題。

所謂每三個月發行一次臨時性法幣，即是在三個月以內，所有舊法幣必須換成臨時性法幣。這也是無論如何辦不到的。以中國版圖之大，法幣流動區域之廣，決非三個月內所能調換完事。第一次臨時性法幣兌換舊法幣是如此；第二次臨時性法幣兌換第一次臨時性法幣也是如此。過去政府以法幣兌換偽幣，期限較三個月為長，並且到期了，仍不得不延長，甚至採用登記的辦法。無非是恐怕有偽幣的人民蒙受不應該蒙受的損失。如今，為吸收游資而作三個月限期收兌舊法幣的硬性規定，其實大部份老百姓所有的法幣何嘗是游資呢？未免太不合理了。

再者，臨時性法幣既然要發行兩次三次，甚至四次。每次發行所引起紊亂，無疑地將不堪設想，因為臨時性法幣本身既不能具備穩定貨幣的條件，誰又能夠無條件地相信他。現在市場上交易很多都使用黃金，麥粉或其質物，甚至保有物資的人不把物資拿出來出售，交換經濟既是現社會的經濟秩序，每個人通過法幣的媒介相互交換物資，維持生活，如臨時性法幣逼迫人民無法實行交換經濟，大家都能够活下去嗎？貨幣維能求其安定，整理幣制，換一次貨幣已經是了不起的大變亂，非新幣有穩定把握時不敢冒昧嘗試。現在竟像變戲法似地，換三四次臨時性法幣，其將繼續製造紊亂，必屬無疑。

此外，劉氏尚主張各企業申報各期各項業務及收支詳數，並且包括十立的一項之多。計劃周詳，可謂煞費苦心。可是，在工商會計制度未能確立的中國，即使政府規定不申報便報也是辦不到的。至於「政府規定每人應存有現款的最數額，超過此額即予封凍」，更是無由辦起。張三李四每人負擔不同，債權債務關係有別，因而需要現款的數目也不能相同，政府有什麼合理標準可以一律硬性規定？並且法幣及臨時性法幣的價值總在跌落，政府又怎能規定出「應存有的現款最高額」？

劉氏會說，推行這種治本方案，必須先要有一個健全的執行機構。不幸的很，我們所最缺乏的便是這種健全的執行機構。政府連國家有多少人，尚弄不清楚，國行發鈔票尚能把號碼弄錯，甚至全不打號碼，所辦經濟業務幾乎沒有一樁不是貪污百出，事實很明顯，像發行臨時性法幣這種辦法，是沒有一個適當機構可以勝任愉快的。

所以，劉氏的主張，儘管有共理論的根據，縝密的推理，終不過是一種思考上的遊戲，而沒有實踐價值可言。「根治目前經濟危機」，仍須要有其他有效的辦法。

(三)

第二個處方——發行物價指數公債或國庫券，這是蔣碩傑氏在經濟評論上，李崇維氏在申報上所提出的主張。蔣氏說：『政府如要用公債吸收並獎勵人民儲蓄的話，一定要使公債成爲一種能够保全人民財產的實際價值的儲蓄工具，就是說，應該發行一種新公債，不但他的利息應使之隨物價指數同一比例的增加，就是將來還本的時候，也應該照其票面額乘以發行至還本期間物價指數增加的倍數。其發行期間不宜過長，並且在滿算以前亦應使其隨時可向中央銀行請求兌現。並且兌現時亦應照其票面額乘以發行以來物價上漲倍數，還以法幣。這樣人民儲蓄的實際價值，既得保障，自然比較樂於儲蓄，而儲蓄亦可源源流入國庫而不至被即刻投資於貨物囤積之上了』。(經濟評論刊號第九頁)。李氏在三月的申報星期論壇上，則主張發行物價指數國庫券，即是以物價指數作爲宣佈券價及隨時兌現之根據。無論物價指數公債也好，無論物價指數國庫券也好，其目的均是使游資所有者樂於投資於政府發行證券，達到吸收游資，彌補國庫不足。關於此，我們不無疑問。

物價指數債券，既然是以物價指數爲對本付還的根據，表面上，購買此種債券者過通還本以保存幣值，通過付息可以獲得實際利益，游資所有者一定可以穩容就範，交出游資，換回物價指數債券。其實不然，游資所有者是貪得無厭的，你們照最高的個別物價指數還本付息，他們可以答應；照一般物價指數還本付息，則恐怕不大樂意。游資所有者的目的是利用物價上漲的差別性，來儘量保持收入水準高於物價水準的地位，所以游資羣向物價上漲率最高的商品集中，或造成某種商品的上漲最高，才是他們的理想。游資所有者這種唯利是圖的動機，主張發行物價指數債券者，當然會考慮到的。蔣氏在另一篇論文裏會提到：『不過假使有能力操縱市場者壟斷少數商品使其價格之增漲率超過一般物價增漲率時，囤積可能發生。這種少數商品的操縱與囤積，必須用嚴格查禁方法來取締。』主張發行

物價指數債券者，原是以自由經濟爲前提，利用游資所有者的盈餘動機來解決通貨膨脹問題的。結果仍要用「嚴格查禁方法來取締」，不啻自相矛盾了。假如政府用嚴格查禁的政治硬辦法能够有效，便無須這套經濟類辦法了。

還有，發行物價指數債券後，物價分明不會穩定下來。因爲物價上漲除掉通貨因素外，尚有物資因素，根本物資奇缺，物價焉能不漲？並且銀根緊是通貨膨脹後期的特徵，若通貨真的向物價指數債券集中，分明銀根更外吃緊，將會使正當工商業活不了。正當工商業關門，物資生產與流通均減少與停滯，將使物價更漲，因而，以穩定物價爲目的而發行的物價指數債券，將使物價更不穩定，這證明了「唯通貨論的說法」並解決不了問題。並且游資所有者可以一部游資購買物價指數債券，另以大部游資囤積商品，造成物價指數的上升，從中牟利。這樣，物價指數債券變成了一個投機對象，其將造成經濟紊亂，必屬無疑。

我們最不解的，是物價指數債券對本付息的財源。政府既以出賣債券所得彌補國庫支出，還本付息自要政府負擔，最後仍落到國民大眾身上。這不啻以犧牲國民大眾來補貼游資所有者，未免太不公平。假如政府以所售債券借給工商企業家，他們若能够負擔這種高利，必把負擔轉嫁到一般消費者身上；物價將被迫更提高了。利息高成本也高，成本高物價當然也高，以提高利息來穩定物價，真是緣木求魚罷了。

根據上面所述，我倒認爲主張發行物價指數債券者固然是爲游資所有人——戰時暴發戶設計出一種資產保值增值的辦法，實際上，他們慾望難填，仍不會滿意。並且發行以後，物價必定更漲，對當前經濟危機並無絲毫裨益。

(四)

第三個處方——不怕漲而怕漲的不均，應該要漲大家漲，這是康永仁氏在大公報所提出的。康氏說：『物價固應求其安定，惟格於事實，既難辦到，我們就不應當怕漲。怕漲非但無用，若以怕漲，而措施失當，則爲害更大。物價上漲的真正災害，既爲價格間失衡的加重，我們便不應當怕漲的不均。如何消除漲的不均，才是問題的「中心」。表面上看來，也是言之成理的。物價假如能够漲大家漲，大家漲的程度而且相等，那便等於大家都沒有漲，對於每個人生活都沒有影響。這當然是求之不得的。其實通貨膨脹下物價問題的徵結便在於大家漲的不均。各種商品價格變動的失衡，這是通貨膨脹下的經濟法則。康氏想修正這個經濟法則，主張採行價格均衡政策，消除價格間失衡現象。康氏說：『我們認爲，政府應以價格總

漫談官僚企業

鄭伯彬



在我國傳統的經濟政策裏，不容易找出任何獎勵官僚企業或提倡官營企業的事例。歷代景德鎮的官窯或清初如吉林造船廠奉天榨油廠等企業，都是爲官廷消費而設，政府既未加獎掖，經營者也不是官吏；中國的士大夫階級一向看不起工商二界，以爲不值一顧的。

直到鴉片戰爭前後，政府還是不能主張官吏涉足工商事業。道光廿二年清廷命廣東行商潘仕成造船，論：

……以後製造船隻，着山該員一手經理，斷不許官吏涉手。（籌備夷務始末）

爲什麼不叫官吏涉手呢？道光廿四年提到「列代聖訓未嘗許開鑛」時，說：即如開鑛一事，前朝屢行而官吏因緣爲奸，久之而國與民俱受其累。

我朝雲南貴州四川廣西等處向有銀廠，每歲抽收課銀，歷年以來照常輸納，并無然毫擾累於民，可見官爲經理，不如任民自爲開採，是亦藏富於民之一道。（清代通史，中，頁八三六）

這裏說，實在怕官吏的因緣爲奸，如其官爲經理，「不如任民自爲開採」，真是可謂卓越之見。

旋轉中國經濟結構中之官營企業體的地位者，雖是鴉片戰爭後的林則徐，但林氏遭受保守派的打擊，並沒有顯着的成果；到曾左李三人創設官營軍事工業，才開始奠定了中國官僚企業基礎。這就是說，外力的刺激雖不小，但遠不及在內戰中要消滅自己人的勇氣所刺激的需要來得大。

曾左李官營軍事工業的勃興，最直接的動機，是太平天國運動。三人身受討伐太平洋的勅令，在民輔助河甯巡撫張亮基於一八五二年練成海軍，曾國藩在同年訓練湖南鄉勇，李鴻章則於一八六二年以八千滿軍勘定上海。這時，他們才痛切認識有設廠製造兵器的必要。甚至於說：

國家諸費皆可省，惟養兵，設防，練習鎗炮製造兵輪之費萬不可省。（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十九）

內戰的需要較外力入侵的刺激爲大，我們還可以給他們所辦的兵器製造廠的果上看到。上海機器廠是當時內戰中各省最大的一個軍火廠，該廠出品幾全部供用於對內戰爭，因此，他們只以仿造西洋鎗炮爲已足，假

指數爲標準，分別查視各類價格的上漲程度。凡較低者，不但不予抑低，還要設法提高。反之，過高而又無經濟上的理由者，當然要加以抑制。此外，相差不大者，則不加干涉。這就是說，過去政府僅注重抑低物價，今後應兼顧提高物價。

其實，這種想法太天真了。抑低物價固然難，提高物價也同樣不易。康氏主張以二萬倍爲標準，一切物價都向二萬倍看齐。這是無論如何辦不到的。譬如政府宣佈人力車車資統以戰前二萬倍計算，人力車夫固然歡天喜地，但坐人力車的人便減少了，因而人力車夫的所得也減少。縱使車資保持二萬倍的比例，其所得總額却跌在二萬倍以下。價是均衡上漲了，但所得仍不能均衡增加，要使物價上漲對於人民生活不生影響，不僅上漲程度一致；並且所得總額的增加倍數也要一致。假如價是漲了，而所得總數反爲實質減少，那價也便無法均衡上漲，政府可以規定人力車車資，但却無法規定每天應有多少人乘人力車。以我們粗淺的看法，政府要提高物價於一特定水準，除非適合於供求關係者，要比降低物價於一特定水準更難。政府假如能够提高物價水準，便也能抑低物價水準，那又何貴乎不怕漲而怕漲的不均的主張呢？

政府通貨膨脹政策之所以能够實行，便是利用物價上漲的不均衡。在發行鈔票的時候，物價上漲率較低，鈔票發出以後，物價上漲率較高，如此政府方可製造購買力，吸收物資，從事戰爭的龐大消耗。大家漲的程度一樣，政府將從何處獲得作戰的物資？所以我們對康氏的主張，認爲既不瞭解通貨膨脹，經濟法則也不能瞭解政府通貨膨脹政策的實際意義。

(五)

消滅通貨膨脹危機，必須消滅通貨膨脹的原因，在現階段中國便是停止內戰。假如停止內戰既不可能，便應該提高行政效率，採取嚴格的統制經濟。一切自由放任的經濟處方，是不會有起死回生之效的。一些經濟學者的美麗的構思，只不過是研究室的产品，是沒有現實踐的意義的。因而，作者對於上述之三種經濟政策，不敢同意。我想政府當局也不會採納的。



使像一般的看法，認爲這些官僚資本的先驅本們是由於外力入侵的刺激而急謀立國圖強，是不應僅以仿造爲目的。

李鴻章說：

上海機器局創造西洋新式槍炮，卓着成效，有裨軍需……臣的炮前以仿造舊式仿造，英廠新式南受鎗亦不適用，因於十六年（一八九〇）秋間飭令專就漫利夏（奧大利製）毛瑟鎗（德製）兩式講求仿造……竟能於數年之間創造新式鎗炮，與西洋最精之器無異，爲中國向來所未有（同上）

在這假文字裏，可見李氏非常滿意，因爲它完滿達成了任務，有裨內戰軍需。但是，官僚是依附於政權的，由他們自己經營的事業，其品自然合於國家的需要。縱使效率低微，產品總不止沒有銷路；即使沒有銷路，官僚也很容易給國庫提出部分資金給予補助，例如天津機器局，有天津（天津）東海（芝罘）兩稅關的稅收百分之四十爲財源，江南機器局則有江海（上海）關稅的百分之廿爲財源，若是資金來源再感困難，像張之洞籌築紗廠資本一樣，甚至還可以向「閩姓」派捐，（所謂閩姓本是廣東每於鄉會試或歲科試時，盛行一種賭博，博本預卜得中人姓名，各入資若干，各指定若干姓，榜發後即可定勝負。）他如取得運轉的便利和租稅的豁免等等優待，那更不在話下。

中國的士大夫階級不愧爲四民之首，限容易就看出這種事業在「建設」或「自強」的幌子下面，有利可圖。當內戰停止，軍火工業逐漸衰落之時，他們乃集中力量於新式紗業的經營。特別是自給「鄂省布局開辦以來，銷售甚暢，領利頗豐」，（張之洞致倫敦薛欽差電），官僚們更如蠅之附腥，爭相趨致。張氏讓倫敦的薛福成大使交涉購機，分期付額，薛氏回答說對方索息七釐，張之洞竟至回電說「并不爲多」，況紗利甚厚，重息無妨」（同上）

中國的官僚企業，就是這樣發揚光大的了。假使有人說這種企業體是後進國家以政治力量培育工業發展的方式，顯然不能引用在這種企業體上，那一套急起直進，自力圖強的言詞，純粹是冠冕堂皇的鬼話。不幸，這種一向爲士大夫階級所照不起的工商事業，在目前雖因有利毀者

可圖，一時被「官爲商倡」，增高了身份。但是，現代工廠企業的成立，實包含有一種工業資本制度的革命意處在內，對於那些一向習慣於手工業經營的中國人，可說是種其陌生的；特別是在那些一向搖筆桿寫八股文章的官僚手裏，更不知道應該怎樣辦呢。

於是，由過去的官吏直接經營，逐漸演變爲「官督商辦」，但以他們來「總辦」或「督辦」，對那些新式工業的發展仍無補益。而事事尤壞本，尙有這些官吏的貪污。中國官吏的貪污，已是盡人皆知的事。李鴻章在英看見某廠長手上的鑽戒，以己之心度人，問其何來，答曰新給耳，李氏竟驚愕不止。清廷商部說得好：

中國商人平常與官場隔閡，情誼未能遽孚。而不肖官吏或且牽掣抑勒，甚至報官定稅，多所需索；商船驗放，到處留難；遇於訟訴，不能速爲斷結，辦理不得其平。（東華續錄卷一八三）

叫這種人去辦廠或督辦，又焉得不貪污？關於這事，我們還是引用當時人的觀察爲証：

中國之紡紗織布局，若云官辦，則宜招商股；若云商辦，則有總督幫辦提調名目……商人雖經入股，不啻路人，即歲終分利，亦無非仰他人鼻息，而局費之當裁與否，司事之當用與否，皆不得過問。雖年終議事，亦仿泰西之例，而股商與總辦分隔雲泥，亦第若所曰可；據亦曰可，若所曰否，據亦曰否耳。……一自官爲督責，則所用司事皆官場引薦之人，情面太多，必有屢滿之患；商人沾染官習，則凡達官過境，下臨布局，亦必多方酬應，獻媚取憐，而局用浩繁矣！」

吳佐德，紡織篇，皇朝經世文編，卷一〇五

於是，像上海織布局那樣本有種厚盈利的廠家，股東始終未能分得然毫利息，被焚了事。其他廠家，在此類似情形下，也「不獨無盈，且歷年虧折」，而我國蓬勃現時的新式工業，也終於曇花一現給以沒落了。

在今日，溫習這段舊事，實在有很大的意義。我不主張任何假借名義的官營企業，特別是叫那些不知工業爲何物的官僚或其他人等去辦工業，他們決不是工業建設家，而是工業的摧



資本主義之前途

望之譯

這是最近美國之加哥大學所舉行國果談話會的記錄，參加談話者三人：道格拉斯 (Paul H. Douglas) 是芝加哥大學的教授，霍夫曼 (Paul G. Hoffman) 是斯安培克汽車公司的董事長，傑可倍 (Mil H. Jacoby) 是芝加哥大學的副校長。原文轉載於本年五月號的『人人文摘』 (Everybody's D. West) 上面，這篇就是根據人人文摘的節錄譯下來的。

傑可倍：我現在提議我們開始討論資本主義的起源與定義。道格拉斯先生所謂資本主義究竟是什麼呢？

道格拉斯：我以為資本主義有三種基本的經濟性質。第一種是關於所有權的。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工具、機器、設備、與原料，都為私人所有。第二種是關於管理的問題。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廠主因為有所有權，就執行他對於事業的管理。第三種是關於經營的獲利或蝕本。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獲利或蝕本都是所有主的問題，獲利可以分紅，蝕本就得自認損失。

傑可倍：霍夫曼先生，你以為這就是資本主義的定義麼？

霍夫曼：我承認這個定義是對的，不過我以為這樣的定義，未免有狹隘之感，因為照這樣說，祇有極少數人是資本家；但是事實上不然，我們美國有六百萬的自耕農，他們也都是資本家。我們國內還有三百萬獨資經營的商人，經營如種商業，他們也都是資本家。我們國內還有好幾百萬人，他們手中執有公司股票，每年分紅，他們也應該說是資本家。

傑可倍：這裏忽略了一個極重要的問題，就是資本主義有一個特點，物價、工資、薪水、都是由買賣雙方的競爭來決定的，我們所希望的就是這所謂自由的市場。一言以蔽之，我們國內以自由競爭的方法來決定物價，不是由政府決定的。

霍夫曼：傑可倍先生，你所說的，我可以用一句話來解釋：就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消費者是君王。他可以決定一切。他決定生產什麼東西；在其範圍以內，我們生產我們所要生產的東西、我們購買我們所要購

買的東西，並且在我們要購買的時候，我們才去購買。

傑可倍：有一位經濟學家這樣說過：你每次用去一元錢，都足以表示你的意向何如。

道格拉斯：我承認競爭是資本主義的一種好制度。尤其是在問題有爭執的時候，不如以競爭的方法來解決。我們國內六七百萬的農民，確實實在完全競爭的制度之下生活；大多數的零售小商人，也在作商業的競爭；同時我們國內的鍊工業，都以一家工廠控制全國鍊的買賣，這也確實實在有這樣的事的。

並且在不久以前，鋁也與鍊一樣，在同樣情形之下，製鞋機器也為一家公司所控制，我還相信。玻璃瓶製造機，至今仍在沒有競爭的狀態之下。其他工業如香蕉與硫磺，則各為兩家工廠所控制。我以為你們現在見到這種情形，必不能說這種制度是競爭的制度，但是我們不能不承認他們是資本主義的工業。所以我以為資本主義可以分成兩種形式：一種是競爭的資本主義制度，個人的工廠不能影響物價；一種是獨占的資本主義制度，個人工廠的出產，可以影響物價，同時却有一種物價的協定。

傑可倍：這種情形是實在的。我以為美國資本主義當前的一个大問題，就在維持競爭的制度。我們不能說我們的經濟制度是獨占的制度。因為我們在工業與生產之間還有許多的競爭。鋁與不少的金屬品競爭；鐵路與輸油路，與載重汽車，與私人載客汽車競爭。這種競爭的方式，自然而然促成物價去接近一種的標準。

霍夫曼：道格拉斯先生對資本主義的區別，確是一種實在的情形。不過我知道，買主仍有充分的選擇自由。如果鋁的價錢太貴了；我們可以去買他；在獨占價格存在的時候，久而久之，我們的工業就會發明代用的物資。

傑可倍：今日政府的任務，不能坐視旁觀，聽憑一切的企业均完全由私人團體與個人投資。你們贊成不贊成，國家除投資天然的獨占事業，

如郵政、公路、鐵路、與學校之外，還得從事開濬河道與清掃後街小巷的工作？

道格拉斯：我是贊成這種辦法的。偉大的亞丹·斯密士（Adam Smith）雖說過這樣的話：「國家的第三種任務，是建築並保護某種工程，某種公共機關，因其不為個人或少數人謀利益，而為大眾謀利益之故。」

霍夫曼：公眾的利益當然是最高的利益，在有些範圍以內，祇有公共的企業可以擔任這種任務。不過我以為，以營利言，公共的企業已侵入私人企業的範圍；大體上我以為私人企業賽之公共的企業，對於一般大眾，更能有好的工作。所以公共企業的重要性不如私人企業。

傑可倍：是的。一言以蔽之，私人企業雖非神聖，可是我們始終還沒有實行純粹的資本主義制度。世界上沒有一種社會，其一切的經濟活動，都由於個人孳孳為利，但是我們也沒有純粹的社會主義制度。在我看來，我們的問題是在尋出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適當的比例。

我以為我們應該研究的問題，是資本主義過去的成就如何？道格拉斯先生，如果我們看一看美國上一世紀的生產記錄。你能由此得出什麼結論呢？

道格拉斯：好的，大體上說，最近六十年來，全體國民收入比率，每年已由百分之三增至百分之三·五。

霍夫曼：在我看來，我們有兩種方法可以應用，以測驗經濟發展的問題。生產量有多少？此其一。美國國內人口的總生產，實占世界第一，我們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百分之六，我們的生產占全世界生產物的百分之二十五。

生產物的分配如何？此其二。美國國內，每一個人，平均都享受世界上最高的生活標準。

道格拉斯：美國國內消費者的收入，在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有百分之五的上級家庭，其收入占全體國民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二，其數約等於百分之六十的下級家庭所收入之數。可見收入的分配是不平等的，至於財富的保有，自然是更加不平等了。不過在我看了，這種不平等，並非資本主義制度的一種根本性質，祇是附屬於資本主義制度的一種罪惡而已。

。這種不平等是可以在我們這種資本主義的關度之下加以改善的。

傑可倍：道格拉斯先生，我的意見和你有所不同。在我看來，財富與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或許是在私人動機之下有組織的生產所不免的一種現象。正因為如此，所以國家不得不用徵稅的方法，而且必須用累進稅的方法，以期改正這種不平等。

霍夫曼：我以為我們的經濟制度，是否作適宜的運行，將視我們工人、職員、與小農的生活如何而定。我們應該使他們有收入，並使其收入增多。至於少數人有大收入，我以為不足為慮。我所引以為慮者，在一般的家庭不能有好的生活。

傑可倍：我提議我們討論更進一步的問題，就是：我們美國的資本主義制度，如何方能改善？

道格拉斯：我堅決相信這是可以改善的。世界上沒有一種制度是絕對完善的。這裏有一個最重要的問題，我們必須有和平，而不許有戰爭的威脅擺在我們面前。這當然不能由一個個家單獨取得，但是為了工業的發展，和平是有絕對的必要的。

霍夫曼：我們還有一個問題，我們已在我們的經濟制度上，規定了失業賠償與保險的辦法。

傑可倍：這種辦法是十分重要的。

霍夫曼：我想我們應該推廣失業的保險，同時我們也不願意使工人願意失業。

傑可倍：政府是不是有責任來保護與推廣競爭的制度呢？資本主義的前途將如何？

霍夫曼：我相信，根據事實的記錄，資本主義制度在今後二十年，可以使一般家庭的收入增加一倍。我相信，資本主義可以驅除貧困。我更相信我們可以走近我們美國人的目標，就是每一個男人，每一個女人，每一個兒童，都能有機會的平等。並且都能有機會，獲得智識的，精神的，乃至物質的發展。



杜聿明這個人

西敏



稍帶陝西的重音——這就是杜聿明。

他是黃埔的一顆燦爛的星星，更是一個新聞人物——二百師、崑崙關之戰，印緬戰場的風頭人物、雲南事件的解決者，打出山海關的果敢指揮！記者很巧的碰上一個機會，和杜將軍談了二次，共七小時，在杜將軍的記憶中捕捉點資料，且寫下來供給讀者。由此不放鬆的追問，他笑着說：「我是被你們考試了，不過我是一個頂平凡的人，你們要知道些什麼呢，好，讓我說：

「杜聿明，四十三，陝西米脂人！」
「我們不想給您寫傳，談談您的童年吧？」
「孩子時代到現在我都喜愛父親，老人家是一個舉人，好談治平之道，喜歡新學說，有極豐富的革命經驗，飯後茶餘常常的給我講些革命的故事；因為鬧回亂，那時候老人家辦民團，整天操練，給予我以很大的影響，一腦子俠義思想；每天黃昏時分常常和兒時伴侶在一起分成兩邊，要刀弄槍，擺陣勢，鬧到半夜不回家，晚間常做打土匪平回亂的夢，有時夢中自床上跳下，大叫大喊！因為我是獨子（一弟早死），媽媽較溺愛，所以很為我發愁；父親則以為給兒童以尚武精神是正確的，將來可以有發展。所以我可以任性的騎馬打獵；一次蒙古人賽馬，異常熱鬧，我很喜歡一匹棗紅馬，老蒙古人看我很小，開玩笑的說你可以騎騎試試，我很高興的一拍馬鞍便跨上去，一鞭飛馳，那兒曉得這馬的厲害，想下來都不成，我抓緊了韁繩任其向沙漠中飛奔，風砂、喘息和汗水給予你以「海闊天空任鳥飛」的興奮感覺；一直到那馬跑乏了，我也累的下不來，心愛的土槍和自己親手製的一袋鐵砂，全失落在沙漠中；那老蒙古人很稱讚我的勇敢祇十三歲——三十了，我常常憶起那無垠的沙漠，那飛馳的棗紅馬，任性的風？像藍寶石一樣的天空！多少童年的瑣事都顯明的刻劃在我的腦裏，從未退失一點顏色。」

報紙上一提到東北戰局，就必然會提到杜聿明。如果我們用筆來寫下杜將軍的一個輪廓，那末，他仍是那瘦削中等身材，兩顆閃閃有神的眼晴，穿一身剪裁得很合適的軍裝，表情和動作，永遠是那麽沉靜，即使是笑也沒有激動，講話的語尾

曹孟君 湘 未詳 未詳 現代婦女主編 王崑倫

陸翰岑 浙 美國留學 國民黨 婦女月刊主編 徐相閣

鄭毓秀 粵 法國留學 國民黨 婦女運動委 魏道明

沈慧蓮 粵 美國留學 無 婦女運動委 馬超俊

胡木蘭 粵 未詳 國民黨 參政員 張中府

王秀英 粵 未詳 無 參政員 王 某

劉青揚 粵 未詳 無 參政員 無

張真芳 浙 留美 無 參政員 無

吳芳雲 粵 留美 無 參政員 無

陳雲 粵 留美 國民黨 參政員 無

李曼瑰 粵 留美 國民黨 參政員 無

熊芷 湘 留美 無 參政員 無

羅靜軒 院 北京女高師民社黨 兒童福利委 朱 榮

紀鴻瀾 東北 北京大學 國民黨 國大代表 馬 毅

張邦珍 滬 留法 國民黨 參政員 無

蔣碧薇 浙 留法 無 國大代表 未詳

羅衡 滇 留法 國民黨 參政員 無

白智海 粵 未詳 國民黨 參政員 未詳

呂雲學 魯 留美 國民黨 參政員 未詳

劉蕪靜 粵 北京女高 國民黨 參政員 未詳

史良 江 未詳 國民黨 律師 未詳

金 間 根據上表，以其籍貫，出身，配偶，家世來論，勿庸統計便可知其

了，金，間 在戰爭的八年中，除去幾位女參政員以外，無論親親重親或是一

了，金，間 在戰爭的八年中，除去幾位女參政員以外，無論親親重親或是一

了，金，間 在戰爭的八年中，除去幾位女參政員以外，無論親親重親或是一

了，金，間 在戰爭的八年中，除去幾位女參政員以外，無論親親重親或是一

了，金，間 在戰爭的八年中，除去幾位女參政員以外，無論親親重親或是一

了，金，間 在戰爭的八年中，除去幾位女參政員以外，無論親親重親或是一

了，金，間 在戰爭的八年中，除去幾位女參政員以外，無論親親重親或是一

了，金，間 在戰爭的八年中，除去幾位女參政員以外，無論親親重親或是一

了，金，間 在戰爭的八年中，除去幾位女參政員以外，無論親親重親或是一

了，金，間 在戰爭的八年中，除去幾位女參政員以外，無論親親重親或是一

了，金，間 在戰爭的八年中，除去幾位女參政員以外，無論親親重親或是一

了，金，間 在戰爭的八年中，除去幾位女參政員以外，無論親親重親或是一

，參表的，有單
對她現錯得所獨
內能而女參善的
輔目而女參善的
助中在女參善的
丈人女參善的
的物女參善的
事是女參善的
業，維一應注不
教斯代注不
育福的意不
兒夫女家够
女人性庭激
了已問後覺何
才不對女階路
一能秋層路
個輔為女應
真助一偉大
正切實理苦
的偉苦無想
大無想苦無
的無想苦無
性物想苦無
人想苦無

「您的讀書時代呢？」

「十五歲在榆林中學，四年畢業到北平考師大」。考上後沒入學又決定去廣州，那時候有兩個想法，先想學工，回去建設家鄉；後來看到國家一團亂，軍閥割據，無惡不做，對南方革命聖地的廣州有無限的憧憬！由於于右任先生的糾紛得見總理和委座，到廣州黃埔已過考期，委座以我遠道投奔而來，寫信准予再考，於是我便學了步兵。

「您在學校中挑皮呢還是老實？」

「我有陝北人的傳統個性，老老實實的，性情很堅強，好打抱不平，有一個隊長因為我的軍事動作太熟練，懷疑我是北洋軍閥的奸細，常常難為我，終以時間與容忍及努力學習得其了解；在校中一心想做革命軍人，加上父親的教育對黨不具好感，那時共產黨和孫文主義學會唱對台戲，拉我數次均遭拒絕；畢業後考入空軍，還飛過一次水上飛機，因為陳炯明叛亂而停止了」。

「您開始當官啦」。我笑着說。

「對啦，左教導二團當見習官，管伙夫，辦理伙食；後來才昇特務長，排長；商團之亂和淡水之役，我是第一個搜索兵，第一個攻入的人，同學們很訝異我這個老實人的特殊勇敢，事實呢，我的經驗較多而已；戰爭像一場賭博，要值得下注的道理，走在最前面的人危險也更多」。

「那時總理在那兒呢？」

「正病在北平，我在政治研究班畢業後，黨代表廖仲愷先生派我去國民二軍工作，并慰問總理，（那時總理尚清醒），去開封時總理逝世，後來我在香山護陵；十五年七月北伐到武漢，我乃南去，過南京被孫傳芳逮捕，因為他認為留短髮的是革命黨，幾經設法偷跑到漢口，任學兵團營長，又值清黨運動爆發，我被共產黨關在南湖的監牢裏（一生住兩月監，（另一次是去山西招兵被扣），在監中讀社會科學書籍甚多，很下了一番研究工夫，覺得馬克司和列寧的理想與方法不適合於中國國情，所以布爾什維克在中國等於拿中國的旗子在莫斯科的宴會上使用一樣的不調和，一樣的無用武之地；巴枯寧和克魯泡特金的安那琪斯又太烏托邦了；乃更堅定對總理學說的信仰，這是我思想的凝集時代。一天，衛兵咕咕說：「失敗了，先解決這一批傢伙再走」；乃乘大雨的夜破窗逃走，反南京方向在水田中疾行，以避追捕；後來又潛回武漢，因為在監中蓄髮甚長，腿也跑的腫了，乃偽裝老槍，他在一家烟館中噴雲吐霧，一個忠實的隨從沈佑安找到了我，才知道外面追捕甚急，懸賞一千元緝拿我，又設法乘自船返南京，那時二十三四歲，是民十六年」。

他在談話中沒有離開紙煙，講到這裏他沉緬在烟雲一樣的記憶中去

了。

「談談您的戀愛和對女人等等可以嗎？」

「你們問的詳細，這等於口試啦！初到北平時，跟隨着先來的友伴們逛胡同，談過戀愛，那時候的戀愛雖然沒有現在複雜，却也使我傷盡了腦筋，而且得過病，一陣痛苦之後，終於清醒了；以後沒再戀愛；因為社會制度未盡合理，沒有給予女人以更多的應得的權利，所以我贊同自由戀愛，不贊成自由離婚；男人不全是騙子，女人也不全是蛇，男女間頂可怕的是了解的距離太遠……我個人戀愛經驗不多，也談不出什麼大道理來，誠摯的講對北平的一段生活我有時很懺悔，你們可讀過盧梭的懺悔錄一？」

「讀過的，將軍，您真坦白，您喜歡賭博不？」

「不，記得有一次與友人做方城之戰，因細故而爭吵起來，大傷感情，心中非常後悔，後來永不在幹這勞神傷財的無聊玩意！我生長在苦地方，所以很能吃苦，曾以每月十二元的伙食費來養五口之家，過年沒辦法，還向友人告貸了十元大洋，那是在二十一師軍官當政治教官的時候；以後在軍校七期當營長，七期畢業成立教導二師任營長，十九年春天河南作戰升團長。

「這可以說是您的一個階段了，一二八的時候呢？」

「一二八時我參加古北口戰役，師長關麟徵負傷，我以副師長代理師長，後來在北平主持黃寺學生軍訓，你們在北平讀書當然都趕上了，那時候學生家長都埋怨太苦，寫信說人情，三月時期沒完，華北局勢日形惡劣，日人提出抗議，解散時全體師生痛哭一場，那時候學生愛國的情緒真令人感動！後來徐庭瑤率軍返國，建議委座成立機械化學學校，我擔任總隊長，訓練了兩期畢業生；二十八年隨二十五師去定遠營，時日本特務正大肆活躍，我與達王數度長談後，他表示絕對擁護中央，日人向我提出抗議，我即答覆，「我和我的政府不承認你的外交官資格，限三天離境」，日本人燒毀了所有的文件，想把汽油存在達王處，以便藉故再來，達王嚴加拒絕，日人乃悻悻而去；委座又命我去安濟瀋旗圖王處，驅逐該處日本特務，即繞道去綏遠與傅作義先生談家情，後駕車西去，在汽車收音機中得悉西安事變，委座蒙難，即刻返回訪傅作義馬鴻逵兩先生，均表示絕對擁護中央，乃趕回二十五師駐紮地，在途中曾遇共軍領袖彭德懷，他對我講：「什麼共產三民，祇要委員長革命我就擁護」，共軍中像他這樣粗獷的大約不多！後來西安事變解決了，我又回到南京去」。他呷了一口茶，笑了笑：「累了吧？」

「不，您祇管繼續往下講」。又拿起筆來。

二十六年五月十六日委座調我為裝甲兵團團長，第一個機械化兵團建立了，我非常興奮，即加緊訓練；八一三廬山碼頭之戰，國軍反攻，一部戰車參加，出敵人意料之外，幾輛戰車追迫敵人至日軍司令部前，最初尚不曉得是敵司令部所在地，後來敵人坦克出來應戰，互相轟射時才知道；一個連長戰死在這場激戰裏，敵司令部中數炮；幾個人覺得八一三為抗戰情緒最高的時候，可惜軍隊裝備和訓練不夠！以後撤至湖南整訓，到一批蘇聯式和英式戰車，二十七年一月二百師正式成立，我任師長，邱清泉任副師長，廖耀湘任參謀長，有英蘇顧問協助訓練，中高級幹部是優秀留學生，成立幹部訓練班，中國機械化部隊之基礎得以奠定，後來又改變成立第五軍（一小部會參加武漢外圍會戰），徐庭瑤將軍任軍長，我任副軍長，到廣西金州後，徐將軍去辦機械化學校，我繼任軍長，鄭洞國，戴安瀾邱清泉分任師長，以後奉命經緬人區進入崑崙關附近。

「您講講這次戰役吧，這是抗戰的一個轉捩點。」

「崑崙關之戰，敵人死一師團之三分之二，指揮官旅團長中村正雄陣亡；勝利的原因是根據委員長「關門打虎」的指示，交通補給準備週到，另外是戰略上的成功。先以邱清泉師出斷敵人後路，使南寧敵人無法增援，二十師迂迴側擊，會做突破正面之試驗數次，敵人很頑強，乃改變戰略，縮小包圍遠點佔領，再令邱清泉師向回反擊，二百師猛攻正面，配合步砲戰車，當即佔領仙女山、通行堡、羅塘等據點，敵人大勢已去，邱清泉師首先進入崑崙關，這是步砲戰車合做表現最佳的一次，訓練時間較長，按戰時行事，故傷亡率不大！二十九年冬入貴州，三十年秋終於進入雲南，時越南已陷落，我担任印緬軍事考察團軍事組，英方將領與我交換意見，同意國軍三軍入緬，以挽救嚴重局勢，因為英政府不同意，又停留在昆明準備，防止敵人織入雲南。」

「後來呢？」

十二月八日珍珠港事變，英國的丹尼斯將軍同意進入，英政府恐將來在緬的威望和權益受損失，這個問題又被擱置了；後來英國軍隊垮了，二月十七日始得開入緬甸，仰光已經陷落，三月一日我帶兵趕到同古，與敵人苦戰兩週，掩護英軍撤退後，援軍仍因種種關係未能開入，為避免受圍困乃撤出同古，後政府以汽車運一軍人入緬，又苦撐了一個月，敵人自左翼攻佔臘戍，乃奉史迪威將軍命撤退入印度，祇有一條路野人山可走。

「野人山，那原始的山林區，茫茫的樹林的海洋，罕有人跡，天空為枝椏與樹葉所掩蔽，二萬多人蠕動在山林裏，生命似乎渺小了，有無比的寂寞與空虛；恰是雨季，道路全變成了河流，我帶着三十八師和新二十二師緩慢的移動着；連綿的雨，蚊子，螞蟥，蒼蠅和絕糧迫害着這一群掙扎

在死亡邊緣上的人。兩次斷糧，一次七天，一次五天，吃山林中的野果、草根，全患了腹瀉症，人們的力量慢慢的消失了，腮凹下去，失去了紅潤的光彩，瞪着黯然無光的眼睛向前走着；人類在困難中往往產出偉大的智慧，有人收集人骨和牛馬骨頭燒成灰吃，利用活性炭素來吸菌止瀉，多少生命賴以保全，我每天深夜利用無線電和委座聯絡，那一個階級他老人家很少睡覺，給予我們一番鼓舞的指示，白天派美軍飛機投糧接濟；那高高的林叢刺向漠漠的夜空，像示威威脅你的生命，袖不讓飛機發現你，我們也祇能聽見嗡嗡的聲響，或是來一個悠長而尖銳的呼喊，好像試驗自己的生命是否還存在！現在想起來那山林中的回響，都感到顫慄；有一次糧投到對面隔河的山上，士兵們看到一聲狂喊便飛跑過河，多少人犧牲在無情的激流裏。」

他不停的吸着煙，我們的筆匆匆地在紙上劃過。

「疾病，你得咬着牙關反抗，比如患瘧疾，發高燒使你昏暈的倒下，若是沒有人注意你，三天後你將永不會留一點東西給土地了，成羣的螞蟥撲來吸食你的血，蒼蠅又不斷的嘔吐，你衰弱的不會再抬起手來動一動，螞蟥的山蠕動着來了，他們象一個清潔掃除隊一樣的把你吃光搬光，假如你清醒着，也祇能嘆息一聲命啊你完了！多少人如此的倒下去，沒有再站起來；他們會與我像骨肉一樣的生活在一起，為了一個偉大的目的，流血、流汗，戰鬥着，時間的激流是可怕的，他們是被淹沒了。」

一陳悲感的回憶襲上他的心頭，眉低纏在一起，煙灰飄情的落在胸前，我也停了筆，陷在野人山可怕的想法裏；他又重燃起一支煙，那被擱在烟灰缸中的煙頭刺的一聲便寂然了。

「在山中每天開路隊走在前面，砍倒了樹竹籐前進着，每天走三公里多路，便要早早宿營，砍毛竹搭蓋簡單的房屋來防雨，在黑夜沒有降臨前必須完成，否則祇有在雨中過夜了。每個人的胸前利用體溫烘烘着劈細的竹簽。準備到任地方都可以生起火來驅蚊子，煮食物。又向野人學習很多治病方法，用烟草水塗螞蟥，如為螞蟥咬傷中毒潰爛即患重傷風，得此病者十個有九個要丟命，野人以陰乾豬苦胆磨成粉，塗於傷口即可痊愈。」

「頂麻煩的是語言，想和土人有所交涉，必須先翻成英文，再譯為緬甸話，再變成山頭話，最後由山頭人翻譯給野人，所以翻譯一大堆，講起話來，很有趣，野人很難碰到，他們每天搬一次家，夏天住在山頂，冬天住在山下，他們常打英國人，對中國人很有好感，糧食統統賣給我們，交易用硬幣，所以委座常派飛機運投銀幣來。」

他們的風俗和習慣呢？我好奇的問。

「男人都帶有中國古式的馬刀，帽子是漢朝形式，酋長穿長紅袍；女

人不見容。用銅治時代的銅錢，如小米放竹筒中釀米酒；曾問過一個酋長爲什麼沒有文字？酋長的解釋。因爲他們的祖先是由東方到西方取經的人，路經此地絕糧，乃將摺伏的文字書燒成灰吃了，幸未餓死，故永無文字，年年朝山以紀念祖先的苦難」。

「這真是一個很優美的神話」。我高興地說：

「還有更有趣味的呢，我們唱戲是七擒孟獲，他們在舞蹈中表演的是八擒諸葛亮，比我們的多了一次！」。

我們都大笑起來。

「在絕糧的時候，我正患回熱，整日在高燒中，注射九一四沒有蒸溜水，用雨水注射居然也治好了。我們中祇有廖耀湘沒病；孫立人走的是另一條路線，雨水較少，先到了印度；我們八月初到印度祇剩下一萬多人了，把隊伍交給鄭洞國，我即飛返雲南，由三十年至三十三年春，我却担任雲南防守司令，一部隊曾參加滇西之戰，我去松山視察時，坐的吉普車和大卡車相撞，腿骨折斷，休養數月，未待痊愈即着手訓練青年軍，二〇七師有今天的一點成績，也即因爲那時候下過一番工夫」。

「你可以談談昆明那一次的事情嗎？」

「也或許你們早已清楚，中央有不得已的苦衷，我接到命令祇是戒嚴一天，第二天就解除戒嚴令，我是盡力而慎重的做了。如今已事過境遷，沒有再談的價值；我以爲沒有錯誤的人是一事不做的人」。

「說說來東北吧？」我們又要求起來。

「去年十月十六日奉命準備，廿四日帶隨員去南京請示參謀總長，又飛上海會晤美海軍上將柯克，廿七日抵平，廿九日去長春與蘇軍元帥馬林諾夫斯基會談，營口秦皇島也看了看，幾次想海運登陸，均遭遇困難，乃決定由山海關打出來。用十三軍做正面攻擊，五十二軍迂迴側擊，敗李永昌指揮之八萬人（時林彪在熱河，突破後即改變戰略穩紮穩打，打時猛打，追時窮追，錦州很快的就收復了；又以一師橫斷熱河，阻其援軍，部隊很能按照我的意志完成任務，第二師劉玉章師長攻下興城後，立令其超越追擊，出共軍意料之外，乃下連山，葫蘆島，由山海關攻到錦州共十日；

等待外交談判接收瀋陽，結果是拖了下去，乃移兵取營口、黑山、北鎮、新民；再收復北票、阜新、平康，值停戰令下，便靜待南京解決」。

「您曾經病了一次？」

「因爲野人山的辛勞和滇西撞車，加上出關後日夜指揮，軍務繁忙，偶受風寒，便患了腎結核，今年一月病起，在錦州休養數日，月底去平治療，三月十二日開刀，割去一腎，四月十八日到瀋陽，這一段是由鄭洞國將軍指揮的，我回來正是緊張萬分的時候，林彪率大軍三十多萬集結在四平本溪一帶，阻止政府接收長春！」。

「您和林彪是前後期同學吧？」

「我是一期，他是四期，沒見過面的；那時共方會克倫向執行小組代表誇獨本溪湖如被攻佔，中共願自東北撤出！我乃判斷敵情，以新六軍及五十二軍做正面突破，尋其主力所在痛擊之，五天便收復了；中共又以四平爲東北的列寧格勒大吹法螺，正面擺十旅三師，以五個旅擾瀋陽昌圖，熱河也在進犯，我即令十三軍死守熱河，阻其竄擾，使用攻本溪之預備隊擊鐵嶺開原，以反包圍戰術破其五個旅，又從四平深山側面攻下，十三日開始總攻，十八日林彪動搖，漸露不支象；林彪乃思用口袋戰術消滅新一軍和新六軍，并於十八日下令死守公主嶺以保長春，我乃以雙刀戰術自外圍兩翼側擊，他的口袋就不成爲口袋了。一路收復公主嶺、長春、永吉以至龍安。另一路回擊梨樹而至遼源，共軍三十萬潰散，損失五萬多人！」。

「共軍的戰術如何？優點是什麼？」

「東北共軍多用日偽時代的武器，火力很強，長處爲遊擊和破壞，短處爲不能陣地戰，他們的戰術分爲四種。

(一) 毛澤東的一點兩面戰術，即正面打兩面包圍；我以反包圍戰術破壞其包圍面，再攻其重點而粉碎之。

(二) 三三制戰術，先以便衣打，再用暴民打，消耗國軍力量，最後以主力進攻；我以碉堡對付。

(三) 口袋戰術，上當者很多，尤其在過去的戰役裏；我以雙刀戰術

拉斷其兩頭，使之零碎不堪。

「(四)開闢戰，化兵爲民，乘其不備而施以猛攻，我用反戰讓戰來對付，穩紮穩打，不輕率進軍。」

「您的雙刀對口袋，這名詞很有趣味，那麼現在共軍情形如何呢？」

「目前共軍主力集結在延吉，濱江和齊齊哈爾，正規軍有二十五萬，地方性部隊甚多，將來共軍很少有正規戰了。」

「對東北的未來看法如何？」

「東北是國家的，我做爲一個軍人的祇有服從政府的命令，做我所應該做的，我個人衷心地希望東北早日和平、安定、繁榮。也是我們建國的寶庫。東北應是未來世界和平的基石，而不該是火藥庫！」

「您對戰爭有什麼感想？」

「我四十三年在戰爭中過去，軍人好像一個機器……從前是抗戰，現在是內亂，這是多令人痛心的事；一旦和平了，我就退伍做一個工人，我是很喜歡機械的，將來要去歐美學習點東西，觀光觀光。」

「您平常最傷心的事是什麼？」

「頂傷心的是父親故法和他老人家遺著的散失，像哲學總論和戰史戰略等書，都是他老人家的心血。」

「您最高興的事呢？」

「目前與過去尚沒有，將來的全面和平和建國的完成將是我最高興的事。」

「您有幾個孩子，您都希望他們做什麼？」

「有三個男孩子，三個女孩子，大女孩十九歲，大男孩十二歲，希望他們按照自己的興趣走自己的路子，完成他們的教育以後，就讓他們自己去管理自己。」

「您有幾個太太？共方的東北日報說您有很多的姨太太呢？」

他丟下烟頭哈哈大笑起來。

「兩個，第一個早逝，現在這個是續弦，共方的調調我聽你們說才知道。沒有比你們的眼睛再尖銳的了，你們看到我金屋藏嬌了麼？」我們也

笑了。

「在歷史中您較喜歡誰呢？」

「岳武穆！」

「在生活中您較喜歡什麼呢？」

「好運動，可是老沒有運動的機會；不太選擇食物，喜歡吃酸的辣的；至於穿衣服呢，你們常看到見，老是這一套，還可以算得上整潔。」

我們放下了筆，燃一支煙，在疲倦中感到輕快，杜將軍從沙發上站起來，彈了彈胸前的烟灰，兩手插在褲袋裏一笑的說：

「考了我六七個小時，可以了吧，我每夜要工作到兩點，那兩天的午睡也犧牲了。」

「向您深致謝意，這三五天內是不會來打擾您了。」

在輕快中我們走出來，天藍藍的太陽很溫暖，坐在三輪車上懶洋洋的；我想着「杜聿明這個人」，在軍事上和其他方面，他實在做了很多，成就也超越了別人許多，他的成功也或許是他不斷的「表現了怎樣做」……

采風錄

美國有一位教授，說中國意識，豈是單純的吃飽問題？

人口在大量增加，恐怕現在不止四萬萬，可能增至七萬萬。

他說：中國對日作戰和現在的內戰，並不能解決人口問題，

唯有節制生育，才有效驗。有人批評他是獸子的夢語。

日本糧食異常恐慌，這次四月選舉，人民念念不忘於吃飯問題，若干選舉票上均塗着

給「我們吃飽肚子的米」還有選舉票上寫「米」字，此爲日人沈痛中內心深處的反抗

月。

據說御河內有鯉魚七萬餘尾，但政府的決定是：人民自由釣魚可，如釣鯉魚則不可。但不釣鯉魚如鯉魚上釣應如何？東京問題缺乏規定。

留在冰島的最後一批美兵

三百八十一人，已撤退返國，

冰島新娘數人借美兵丈夫乘船

同行，將在海上度一個愉快的

月。

馮友蘭三兄妹

重山草



我國近代學術上能够

弟三姊妹齊名而各有不同的造詣者，恐怕要以馮友

蘭馮景蘭馮淑蘭三兄妹首

屈一指了，他們在滿清末葉時，生於河南唐河縣，父親是位進士公分發到湖北的某縣為知縣，所以他們很小隨任到湖北。不幸未曾去湖北住了幾年父親便去世了。母親孀了他們悽慘地盤着靈柩回到故鄉，那時友蘭先生才十四歲景蘭先生十二歲淑蘭女士八歲，從此這幼小的一羣，便在慈母的庇護下成長起來，他們的母親雖然鄉裏人，但為人極有見識，他們兄妹三人的教育完全由母親一手培植，他們之所以有今日的成就不能不歸功於母教。

在他們三兄妹中，馮友蘭先生年齡最大，他字叫芝生是後來取的十七歲離開故鄉，獨自到開封去就學，二十歲到了北京讀北京大學預科。其時正當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怒潮達到最高峯時，他適逢其會地趕到北京，又在北大就讀，很自然他就接受了科學民主自由的新思潮，而攻讀了哲學，即為胡適之先生的高足，每年的寒暑假，他回到故鄉時便將當時的新青年獨立評論一類的刊物帶回家去分給弟三姊妹們讀，因之景蘭和淑蘭雖住在遼遠的豫南却在少年時已接受了新時代的洗禮。芝生先生北京大學畢業後便得到河南官費。資助赴美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深造，得哲學博士歸，初返國時任河南大學教授，專授人生哲學。

北伐之後來北平清華大學任教，變成一部中國哲學史，繼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以後，唯一的一部有系統的哲學權威著作。他在此書闡明了整個的中國思想都是受着儒道的支配，書中條理清

晰系統分明只可惜文字有些艱深，使人讀時感到困難。

民國二十六年七七抗戰軍興，給國人在生活思想上一個巨變。大學教授不能再坐在象牙塔裏作着金黃色的夢，開始隨着學校西遷，先流浪到長沙。芝生先生自然也是其中一個。二十七年年底敵機轟炸長沙，人民和物資都損失至巨，為安全計，那時北大清華南開三校組成的臨時大學便動議遷到雲南，芝生先生即循海道南行，不幸到了海防將警毀壞，許久許久不能動作自如，便將鬚鬚留起來，在那深度的近視眼鏡下，仙髯飄之彷彿更富於哲人的意味了，從那時起，他便蓄起來了「抗戰鬚子」而且宣稱不到勝利決不剃去。他在海防養病期間，淑蘭女士和他的丈夫陸侃如路過那裏會去探望，他以身在病中，復感亂離，遂吟出了「骨肉情親在中年」的句子此詩至今仍留在淑蘭的篋中。

長沙臨時大學遷到昆明後，更名西南聯合大學，芝生先生此時為文學院長，住在小東門裏一個陋巷裏，他的太太和兒女都在身旁。那時物價高，戰事緊，沒有人不為戰時生活所苦惱所壓迫，但是芝生先生仍舊藍布長衫，足登芒鞋，有時是一雙青布鞋，一手提皮包，一手提手杖，在高低不平的山城裏，怡之如也，總之對人溫和地寒暄着在昆明六年，他完成了新理學，新事論，新世訓三本關於生活方法的書籍，也就是世所謂「員元三書」，後來又完成了一本新原人，在此四書中，他指明了我們對事對人應持的一種態度。大都根據宋明理學的說法，而加抒己見，使我們處於目前五色繽紛的宇宙中得有一個運籌。他在新世訓的緒論中會說道：「……所以有些生活方法雖為宋明道學家所已講者，但為掃除這種空氣

起見，我們仍一視與以新的說法，這新的說法即是所謂新論」。他同時還有不少的獨到見地，譬如說：他在新原人中便替人生括出了三種境界，最上乘者為天堂境界，次者為道德境界，至於功利境界天下滔之皆是了。自然有許多批評他的著作是「玄學」，或者他曾去重慶中訓團講學的緣故。

勝利以後芝生先生也是興奮的回到了北平，鬚子却是真的剃了去，沒有幾久便到美國講學，直到現在。

景蘭先生的字不詳，他在芝生先生到北京後不久便也首途到北大預科就讀，預科修畢，即赴美專攻礦冶，他在三兄妹中，是長的最年青的一位，他的面孔告訴我們好像永遠保持了三十幾歲的年齡。他的衣服整潔，態度謹嚴，不大喜歡說話，更不用說發表言論了，一望而知是位科學工作者，在戰時昆明的六年，他兼有聯大地質學和震大礦冶系兩校的課程，同時自己還去作着研究工作，他會幾次去滇南產銅區去探礦，歸後著有滇南探礦等書，去秋在平開地質學會，他曾宣讀，對雲南的地質學有極大的貢獻，他在昆明時常帶着太太兒女住在城北郊鐵峯庵旁的一個廟裏，三間大殿全用布幔分開，裏面擺列了各樣各式的石頭很多很多的參考書籍，他仍然不改其樂的坐在那裏讀書，就在這種艱難的歲月裏，他的大兒子鍾像赴美深造，女兒鍾蘭完成大學之業，次女鍾潛亦在聯大讀物理系，一個最聰明的沉潛的女孩。他們一家人也是怡之然也，這大半是仗了景蘭先生的夫人。

淑蘭女士最小，字叫沅君，現在便用沅君的名字，更是奮鬥中最艱苦卓絕中的一個，在那個時代她實是在叛逆的女性，為了新思潮的鼓動，她也在十六歲的幼齡繼兩個哥哥之後而單槍獨馬的打到了北京，便考取了北京女高師當「小定」和女作家黃廬影蘇雪林石許梅等均為一時雋彥。

但她和蘇雪林倆人私交最篤。彼時男校初開女禁，淑蘭便轉學到北京大學，天才和努力，使她得在創作界佔一席之地，她常用「金女士」的名字寫些散文和小說，去各雜誌上發表，同時也參加了郭沫若等領導的創作社。後來在校中結識陸侃如先生，由相愛而結婚。我們可從旅行春痕等文中窺知他們的情形，大的作品是以大膽和熱情寫，大學畢業後，他倆在上海暨南，中公，復旦等大學教書，兩人合力完成「中國詩史」一部巨著。上古及中古部分係由陸侃如先生所寫，唐以後的時代則全由淑蘭女士所寫，他們將中國的詩詞歌賦曲語體裁不同的韻文完全看作「詩」，同時在每叙一個詩歌的新時代之前，必先叙其時代背景，換言之，也就是叙述此種詩歌得以形成形式的原因。此書印出之後，文學界為之改觀，由那時起，我們也可以看出淑蘭由創作的路邁進研究的園地。

民國二十年，淑蘭女士和陸侃如先生相偕赴法，在巴黎大學研究所，從高伯漢先生攻漢學，二十三年得博士歸，淑蘭對於考據學的方法更為深湛，對古書的真偽判斷也更正確，為日後研究曲學打下了一個極厚的根基。

從巴黎歸後，陸侃如先生便去燕京大學執教，不久以後，淑蘭女士即去天津女師學院任教，津平兩地各留三天。那時正當七七前夕，國內各種建設事業突飛猛進，人民生活安定，北平學術空氣極濃，淑蘭和陸侃如居燕園，面對着西山和未名湖的山光水色，日之摩撫於書史之中，頗有李清照歸來堂的風味，不久七七盧溝橋事變，他

們也是於是年冬季悄然南下了。

由昆明到粵北，粵北戰事吃緊後又隨中山大學遷回雲南，在昆明迤南的一個小縣城，激江來住下了行脚。

激江是個富庶偏僻的小縣城，三面是山，一面是湖，湖名叫梅仙，蔚藍的湖水，令人會聯想到藍色的多瑙河，一年四季都是暖洋洋的，田的是碧綠豆田，山裏到處都開滿了桃花，正月裏天氣我們便可以嗅到濃郁的花香了，住在這個城裏的人會更安靜，更單調，除了敵機偶爾過境，人們感到一點兒威脅外，不會有人覺得那是戰時生活，淑蘭便住在這城的仁南鎮上一幢小茅草房住下來，房子很狹窄，正面廳子他們作了臥房，左面一進是客堂，右面作了書房。淑蘭在這個環境住下來，更顯得沉鬱孤僻，笑聲比在北時方減少了許多。除非她自己親近的友人去時，我們才看見一線寂寞的笑容從她嘴邊掠過，她的背較前

鬢了，面容也較前清癯了，兩鬢已有些花白，這使多年不見的友人感到驚訝。晚上萬籟俱寂，一道月光射進窗子裏來，瓦鉢的山桃花照在壁上，一支很大的影子，菜油燈微光在微風中顫動着，大家坐在草堂裏，竟想不出一句話來說。苦難的人們活在這苦難的時代，還有什麼可說的呢？

雖然在如此的困難條件下，淑蘭在「親操井皿」之餘，還完成了中國戲曲史疏証和古代解部巨著的初稿。治學的態度更趨謹嚴，沒有一個小地方遺漏在工作之餘，有時還偶爾填之小詞，多委婉有致。

後來她又從雲南到了四川三台東北大學作教授。直到勝利後，又跟着學校復員到陽。八年長久的流浪生活，應該算是告一段落了吧！

總之，他們三兄妹一貫的作風是不屈服，我們希望他們永遠地永遠地不屈服。

本刊第四期目錄

人民的立場.....	編者	張群是個怎樣人物？.....	重山草
學潮的評價.....	陳壽琦	抗戰八年中的吳貽芳.....	阿雪
第卅方面往何處去.....	張起鈞	台灣省府的人事分析.....	方清
政黨的黨風.....	王文萱	世界的末日.....	燕蓮
略論中共國前途.....	何許人	小羅斯福談老羅斯福.....	祝煥
泛論政黨與國家.....	孫麟生	最近歐美各國科學界概況.....	介眉
從美國撥船想到清末的戡亂海軍.....	北城	聯合國的國際廳.....	可
蘇聯共產黨之解剖.....	林西	美國法院與憲法.....	金華
		提高女權的目標.....	英
		聯合國未來中心.....	舒馬許

新疆血淚碑

餘生

新疆自盛世才掌握政權後，連年冤獄，殺人如麻。社計逮捕十餘萬人，屠戮五萬餘人，嚴刑酷斃，慘無人道。既幽囚其父子，又充發其家屬；彼此音訊隔絕，生死不明。被難之廣無分各族各界，男女老幼，為狀之慘，實為古今中外所未有。生者流離蕩產，孤寡殘廢；死者屍骨無存，幽魂莫依；哭聲盈於巷，冤氣沖於天；是誠無天日之人間地獄也！直至民國三十三年秋，盛氏內調，倒懸始解。於是含淚吞聲，共圖善後；或望空祭奠，或誦經超度，或籌建公墓，瘞埋殘骨，以慰悲痛於萬一。而今迪化市內，留有血淚碑二：一為冤骨同歸墓。本由漢族文化促進總會發起募捐，創建公墓三穴，擇地迪化城北七道灣，於三十四年興工，後以資銀乏款，尙未完成。碑文由本省著名劉效葵先生撰述，前玻璃工廠經理劉興沛書丹，至今尙置漢文會內。一為留新東北抗日軍全體將士紀念被害將領碑，已立省城隍廟殿門東首。茲分別抄錄於下，以見盛氏治新之奇虐。

一 冤骨同歸墓碑

中華民國紀元之二十有二年，遼寧開原盛氏世才，乘亂倒戈，劫取政權，軍民兩政，掌於一握。殘酷橫暴，猜嫉性成；鷹擊毛摯，屠殺立威。主政十二載，遍地腥牢，緹騎如翻，無辜逮繫者十數萬人，殺傷五萬餘。三十一年五月二十七日，同時慘戮棄骸者三百六十四人。類斯難盡舉。抄沒民財萬萬計。古號屠伯蒼鷹，不斯過也。三十三年，中樞眷念邊氓，久陷水

火；第八戰區司令長官朱公，省政府主席吳公，聯翩流臨，大造西土，易暴以寬；獄囚疊疊，解脫一空，惟死者暴骨原野，冤如覆盆。同難獲釋諸人，倡議釀金建墓，萬骨同暹；又垂顯刻，以示無忘，並標暴政於罔極焉！辭曰：天山暗澹，飛揚黃塵，如怨如訴，是晦是隕。猛虎出谷，豺狼成羣，張牙舞爪，狂奔噬人。不分豪懦，厄運同臨，一門父子，三命同殉。妻寡子孤，產蕩家傾；獄成三字，冤如覆盆。羣小濟濟，狗苟蠅營；以羅以織，濫施匪刑。血飛肉綻，慘毒絕倫；剝眼斷臂，惡極凶窮。枯骨疊積，渣氣沉淪；魂兮無依，慘動神明。緣建斯墓，七尺為榮；深藏深壓，斯依斯憑。以標暴政，以慰英靈；永垂來茲，不滅不泯。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新疆全體民衆公立。

二 為所有東北抗日軍在新犧牲慘死者，邢占清、楊耀鈞、鄭潤成、劉斌、楊秉森、蔣有芬、周德綿、陳宗岱、張錫侯、姚雄、哈玉良、諸同志及各級將士紀念

天山嶠嶠，烏水蕭蕭；忠魂冤魄，岳節韓操。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留新東北抗日軍全體將士公立。（碑陰）

「蓋聞七尺捐軀，至死毋忘湯誓；三字成獄，雖亡猶恨奸庸。秉公忠以勒石，爰命筆而誌憤。溯九一八事變以後，我東北即相繼淪沉；白山黑水之間，志士仁人奮起，莫不效忠黨國，胥皆忠難同仇。或毀家以紓難，或投筆以從戎，或喋血於松江，或殺賊於遼水，與寇讎誓不並立，問丈夫何以家為？無如地僻兵微，兼之賊衆我寡；終因彈盡援絕，奉命轉運來新；均希趨赴中樞，公參抗戰大業。迺值新疆省四一二政變，盛賊世才，黨同巧攫權位。假造中央命令，無異金牌十二；阻難不使晉關，儼同壯士八百。屠伯邪凶，羅網吉網，捕殺刑戮，極惡窮兇，致報國健兒，多作斷頭之鬼；使殺敵志士，竟成無主之魂。才猷未展，素志曷酬？滿腔熱血，洒向無從。今雖國賊之已除，愈痛公等之冤痛。生者雖慶昭蘇，死者長埋遺憾！悲思有淚，頓覺感觸偏多；積憤無聲，不禁數言作識。

三

此外並覓得漢文會募建公墓捐啓一文，因並錄之，以供研求新疆近年文獻之一助。

「竊以上天有好生之德，而邊民罹無妄之災。猛獸嗜殺，賢豪橫遭狂吞；劫火頻燒，玉石同遭烈燄。茲者殺人主犯遠去，而地下埋冤未申。最痛心者，佛教與穆教叢葬，人骨與獸骨同坑；生者祭禱無地，死者魂魄何適。爰商警務處與社會處，卜地建修公墓，以藝術建築，點綴風景，巍然聳立，蔚成壯觀。暴慘酷之罪狀，慰屈死之幽魂。庶幾萬骨同暹，八方臨弔；大冤必復，浩氣常存。惟工程浩大，獨木難支。此種公墓，不分族別教別，一以表精誠團結，一以期衆擎易舉。貴○痛峻在抱，見義勇為，精神援助，定得同情。或以人力相助，或輸巨款見投；傾源以注，固所拜嘉；細流分澗，同屬促成。除委託○同志馳往洽外，希即惠予賜覆；並派員蒞臨工地，指導一切，無任感禱！」

以上三文，語均實在；故一併採拾焉。

北平商業銀行

存款

放款

匯款

地址：西交民巷

電話：三三三二四七
三三三二四九
五七二九

金城銀行

承辦

商業銀行
一切業務

地址：西交民巷一零八號

電話：三局一三三三號
至一三三三三號

中孚銀行

辦理

商業銀行
一切業務

地址：西交民巷四號

電話：三三二六零七號
三三二六零八號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七月一日出版

本期定價二千元

北平西單社北大街四二號

編輯者 正論社

電話(2)四〇三一 〇三二七

發行人 趙黎熙

總經售處

中國文化服務社
北平分社

代銷處

全國各大書店

徵求自由訂戶

預收國幣壹萬

概照批發計算

款盡通知續訂

河北省機器廠

主要產品

鑛山機械	汽泵 汽絞車	離心泵 煤車	搬泵 洋鎊	電絞車
鑿井機器	鑿井機 水離心泵	低壓離心泵 鑿井工具		水管深
農具	水車 各種手工用具	磨粉機 打米機		耕犁
工具機	車床	鑽床	刨床	風錘
其他	救火機 煤球機 製造及修配各種機器	拉絲機 碎煤機	洋釘機 鉸刀機	

歡迎定購

辦事處：東堂子胡同二十四號
 電話：五局四零七一
 機址：東郊九龍山
 電話：七局零三四三

名醫趙樹屏學術湛深

著述宏富聲傳遐邇譽
 重醫林舍間及戚友凡
 有大症均經應手獲愈
 特誌謝悃

溫輯五敬啓

開源銀行

天津分行

天津第一區花園路十一號

電報掛號 八七八七

電話：三〇〇四八·三二六八二

辦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總行 重慶

分行：上海 南京 漢口 天津 宜賓

歷史悠久由川遷平之

正太銀行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調劑金融協助工商發展

行址：北平大柵欄五八號

電話二局〇〇七〇〇
 〇七〇〇
 一三三三號